



边看边聊

阳春三月，趁着还不算老的光，拖一个行李箱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目的地南京，坐动车，过检票口，刷身份证，检票机唱票发出亲和的语音：“请通行。”于是挺胸、跺脚，出发，礼节性声音总让人舒坦、振作。

IT时代，机器替代了人工检票。机器面前，没有一语不合的龃龉，也不再有不顺眼的抱怨，平等的人真正安享平等的礼遇，此种功效，不知道设计者当初想到了没有。

检票机替人办事，但机器只是人的面具，永远挂着一张平静安详的脸，虽缺乏表情，不过一声亲切文明的唱票，还是让人心生欢喜；可是再想，检票机唱票但凡惹你生气，找谁说理去？你就偷着“痛苦”吧。

检票机唱票还是惹我生气了。游览明孝陵得买票，过了六十岁便可享受半价待遇。此时，美滋滋替六十岁就被划为老年人拍手称好。持票入园，检票机验票，须臾，机器唱票，声调柔美，格外响亮：“老人票！”闻听，霎时一个咯噔，方才捡着便宜而愉悦，冷不丁被唱一声“老人票”，心凉了大半截。出来玩，是寻开心，是找年轻时感觉，叫人提示“老人”了，神气顿时蔫了一半，白相的劲道也没了。

春分已过，天气乍暖还寒，站在江边发呆，不见江城花发，唯见江水东西似旧年。尽管我知道，春天总会来临，可此刻的心情，却有点像儿时等待过年。

蓦然间，远处传来“喳喳”的呼唤，那声音有些沙哑，有疲惫，更有兴奋、憧憬。循声眺望，高天里，几只喜鹊从南天飞来。迎着高空强劲的气流，扑扇着柔软的翅膀逆行。尺进寸动，那时被风吹得倒退、横行。然而，风稍一松劲，它们又执着地向前飞行。这是西北风与暖湿气流东南风“掰手腕”的季节。西北风不甘就这样败下阵来，负隅顽抗着。喜鹊们沙哑着嗓子相互召唤，迎风而上，像是给东风鼓劲。

如是回环往复着飞翔了几天，喜鹊们终于在村口最高的那棵大树上歇脚了。我注意着它们，稍喘了口气后，喜鹊们飞向田野里寻觅着，衔来三两条枯枝，在树梢支起了巢的雏形。

春上村树！那不是最早的春天吗？尽管天反复着阴晴，可春天在树梢上落脚了。文豪说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而我觉得，最早感受春天的何尝不是树呢？它们是最知冷暖的。它们植根于大地，峭拔于当空。根须，早早感知大地回暖；蛰伏的虫蚁在翻身了，越冬的种子在萌动了。枝条，早早嗅到春讯：迎着风面的枝丫湿润了，那破裂的皴痕朗润了，僵直的躯干也舒展了开来。那都缘于它们，植根于大地，临处于天空下，体察冷暖呻吟；上，感知风云变幻。

村口那几片树林里，一清早，各种鸟就在啾鸣了。喜鹊、鸪、白头翁、鹁哥，当然还有麻雀。那些鸟的欢歌，树枝载不动了，便顺着树干流淌下来，汇入到沟渠内，然后，结伴奔向河流。鸟声经过的地方，霜雪融化了，大地微微暖风吹；封冻的激流小河，冰面在瓦解，春天胀张开血管，在大地上涌动、奔流。那鸟鸣化作春天千树万树的花开。

梅花含苞吐蕊，迎春花临风招展。小树，伸长着满是皴痕的脖子，站在篱笆旁，像不更事的乡下丫头，伸出手，试寒试暖，张望着，窃笑着，等待春天给她们着色；那些个老树，不，甚至是一些树疙瘩，像顽皮的老太婆，一骨碌醒来，发现后生们都已花枝招展了。于是，忙抖落岁月的尘埃，捋了捋发髻，也在鬓角插上几枝老花，算是给岁月刻上一道新的年轮。

春天自下而上，自上而下，汇聚到大地的平台。展示着属于自己的个性与自我。不分大小，无论老幼，穷通与腾达一律，春心与春花共发。不是吗？只要有春心在，梦想就在。南美洲有一种雅花，如果是极度干旱，或不适宜开花，那就等上几十年，甚至上百年。它的心永远不会死，坚信着只要有春天来临，生命的花总会开放。

喜鹊的窝在渐渐增长，从两三枝丫，渐渐成了一个手掌，最终成了粗朴硕大的陶碗，迎接新的生命的到来。贮满春天与希望，隐藏在繁枝绿叶丛中。就像无数的生命，融入在浩荡的春天里，再也找不到一样。我还是相信，春天，是从树上下来的。

## 春上村树

汤朔梅



春风春雨中，田野里的蚕豆花羞怯地睁开了小眼睛，凝望着这个世界，坚守着自己对农人的承诺。蚕豆花，悠悠地开，缓缓地落。小时候，最爱吟这样一首儿歌：“什么花开黑墨心？蚕豆花开黑墨心；什么花开赛黄金？油菜花开赛黄金；什么花开白如银？萝卜花开白如银……”花，往往以黑为贵，黑牡丹，乃是牡丹至尊，蚕豆花在儿歌中居首，在情理中。

元代农学家王桢在《农书》中说：“蚕豆时熟，故名。”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《食物本草》中认为：“豆荚状如老蚕，故名。”蚕豆生命力极强，它播种于冬天里，萌发生在春天。到了暮春时节，蚕豆像孕妇隆起腰身的豆荚里裹满脆嫩的颗粒，很低调地结着果实。

近年来气候变暖的原因，蚕豆成熟的时间也提前了。有俗语云：“炒青蚕豆十八顿”，即时鲜的蚕豆从上市到老，只能吃十八顿。

蚕豆名称的来历，

“老人票”是冲你唱的，脸色自然挂不住，是人恐怕别人念你老。人活到这个阶段，年轻是老年人的痒，年老是老年人的痛；寻找年轻，把玩春色，是老年人给自个挠痒痒，

## 唱票记

戴民

痒挠挠总是舒服的。时光流逝，老年人的痒已然在背脊，想挠，不容易够得着，而老年人的痛，随处可触。这不，还没玩起来，就上一声“老人票”唱得灰头土脸。

“没别的词吗？非得这样唱票？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”同庚“驴友”李动，同样脸色难堪。

往好里想，我就等活活百岁，数数尚剩三十余年，不过一万多天，何况有几人能熬到期颐之年？过一日减一日，猛然叫人提醒老了，想也“寒丝丝”“吓丝丝”的。在颐养天年的游乐场所，一声“老人票”太煞风景，尽管此处满山坡的梅花殷勤绽放，绚烂夺目，客人一时半会却提不起兴致。

逛了三日，南京城里的景点，过检票机各有唱法，听来听去，最叫人舒心的是朝天宫，所有票一律唱作“欢迎光临”。这多好，童叟皆喜，老少咸宜，早该如此，也少了游人内心纠结。

原本，人类给了机器智慧，却无法赋予它情感，此番南京一游，颠覆了之前认知，机器不仅替人办事，看来也能传递主人的情感，检票机唱票即是一例，是为记。

清明祭祖，洗泥手于山野溪涧，一朵紫色的小花漂来，拾起，是紫藤。溪涧之上竟有一架紫藤，与野草灌木杂错，其花序披垂下曳，如紫色帘栊。这清朗朗的山野，曲水送花来，不由得呆立良久。

春天花事纷繁，尤爱紫藤。爱其着花密集，从蓝紫渐至淡紫，徘徊复徘徊，直至霞光消散；爱其虬枝，盘桓扭绕，其屈曲苍劲，这是历世的风骨。此中深情，云深不知处。

诗人也爱紫藤。李白有诗云：“紫藤挂云木，花蔓宜阳春；密叶隐歌鸟，香风流美人。”虽有“隐”字嵌入，漫溢的还是唐人的潇洒丰润之气。一个时代的风气，是人的，也是物的。

丹青也爱紫藤，花放鸟飞于纸上。偶然见过香叶楼汪如渊的一幅紫藤花鸟。画中山石天真，紫藤从岩隙中分两枝而出，弯曲下斜，又上扬交错，撑起花与叶，绿叶浓郁，繁花纷垂，一枝从繁花中轻盈而曲折穿出，新叶稚嫩，花朵初放，灵动有青鸟探看之意。一双燕子从花间飞下，后面一只紧随前面一只，前面的那只燕子扭过头去看后面的，耳边似有燕子的呢喃。画面已覆上一层时间之色，却添了一股静雅之气，感慨物比人长久啊。

细读题跋，“夜来微雨洒芳尘，紫雪缤纷晓色新。花下但闻燕子语，碧荫庭院悄无人。”怎么会无人呢？香禅不就紫藤花下闻听燕语吗？

这幅画的意境来自晏几道“临江仙”里的“落花



远眺跨海大桥 (摄影) 张寅

春风春雨中，田野里的蚕豆花羞怯地睁开了小眼睛，凝望着这个世界，坚守着自己对农人的承诺。蚕豆花，悠悠地开，缓缓地落。小时候，最爱吟这样一首儿歌：“什么花开黑墨心？蚕豆花开黑墨心；什么花开赛黄金？油菜花开赛黄金；什么花开白如银？萝卜花开白如银……”花，往往以黑为贵，黑牡丹，乃是牡丹至尊，蚕豆花在儿歌中居首，在情理中。

蚕豆名称的来历，

至少提个整改建议。迂腐之人，遇到坎通常过不去。

这回“老人票”不再，意想不到检票机竟唱出了“半价票”。之前，唱“老人票”还羞羞答答，这“半价票”真叫赤裸裸，前后串起来则不敢想，难道人老了还真不值钱？都“半价”了，还玩什么潇洒走一回？道走一半，心里憋屈，近身寺庙，正好求佛陀讨个说法，但见廊壁之上，偈词赫然：“心无挂碍”“无有恐怖”。看来我想多了，两个“无”字，一扫之前的烦恼，说“老人票”也好，唱“半价票”也罢，人就是个过程，开心才是一道风景。

抖擞精神，一口气爬到牛首山，检票机唱道：“优惠券。”这回听着还有点“人味”，给老年人优惠，是一种美德，值得倡导。替没得到优惠的人也想，莫要气馁，加把劲，赶上来的总是会的。

逛了三日，南京城里的景点，过检票机各有唱法，听来听去，最叫人舒心的是朝天宫，所有票一律唱作“欢迎光临”。这多好，童叟皆喜，老少咸宜，早该如此，也少了游人内心纠结。

原本，人类给了机器智慧，却无法赋予它情感，此番南京一游，颠覆了之前认知，机器不仅替人办事，看来也能传递主人的情感，检票机唱票即是一例，是为记。

清明祭祖，洗泥手于山野溪涧，一朵紫色的小花漂来，拾起，是紫藤。溪涧之上竟有一架紫藤，与野草灌木杂错，其花序披垂下曳，如紫色帘栊。这清朗朗的山野，曲水送花来，不由得呆立良久。

春天花事纷繁，尤爱紫藤。爱其着花密集，从蓝紫渐至淡紫，徘徊复徘徊，直至霞光消散；爱其虬枝，盘桓扭绕，其屈曲苍劲，这是历世的风骨。此中深情，云深不知处。

诗人也爱紫藤。李白有诗云：“紫藤挂云木，花蔓宜阳春；密叶隐歌鸟，香风流美人。”虽有“隐”字嵌入，漫溢的还是唐人的潇洒丰润之气。一个时代的风气，是人的，也是物的。

丹青也爱紫藤，花放鸟飞于纸上。偶然见过香叶楼汪如渊的一幅紫藤花鸟。画中山石天真，紫藤从岩隙中分两枝而出，弯曲下斜，又上扬交错，撑起花与叶，绿叶浓郁，繁花纷垂，一枝从繁花中轻盈而曲折穿出，新叶稚嫩，花朵初放，灵动有青鸟探看之意。一双燕子从花间飞下，后面一只紧随前面一只，前面的那只燕子扭过头去看后面的，耳边似有燕子的呢喃。画面已覆上一层时间之色，却添了一股静雅之气，感慨物比人长久啊。

细读题跋，“夜来微雨洒芳尘，紫雪缤纷晓色新。花下但闻燕子语，碧荫庭院悄无人。”怎么会无人呢？香禅不就紫藤花下闻听燕语吗？

这幅画的意境来自晏几道“临江仙”里的“落花



远眺跨海大桥 (摄影) 张寅

春风春雨中，田野里的蚕豆花羞怯地睁开了小眼睛，凝望着这个世界，坚守着自己对农人的承诺。蚕豆花，悠悠地开，缓缓地落。小时候，最爱吟这样一首儿歌：“什么花开黑墨心？蚕豆花开黑墨心；什么花开赛黄金？油菜花开赛黄金；什么花开白如银？萝卜花开白如银……”花，往往以黑为贵，黑牡丹，乃是牡丹至尊，蚕豆花在儿歌中居首，在情理中。

蚕豆名称的来历，

一大早，订了网约车去办公室。上车刚坐稳，司机就开口了：“您的目的地是林紫心理机构？您是心理咨询师吧？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？”

我笑了，说：“可以啊。”

司机回了下头，说：“您看我，虽然长得急，其实才22岁。最近特别烦，烦了就想不停地吃，结果把刚减下去的体重又吃回来了，就更烦了。我也想去参加减肥营，但心里的烦不解决，嘴上就停不下来；不烦的时候，什么运动啊自律啊那都不是事，哪还需要花钱去参加什么营呢？”

我点点头，说：“你真棒，虽然年轻，但把自己的问题根源梳理得很清楚。”

司机说：“嗯，您跟我刚认识，就一下子懂我了，可我妈当了我二十多年的妈，到现在还不懂我，觉得我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，什么都要我听她的安排！”

我回应他说：“是的，很多孩子都有这个烦恼。妈妈最近有做什么特别的事让你那么烦恼吗？”

司机说：“逼婚呗！您知道吗？在我们老家，结婚都特别早，我的同龄人很多都做爸爸了。可我五岁就来上海了，一直在上海读书长大，接受的是国际大都市的文化教育和影响，我有自己很清晰的时间规划和安排。我原打算28岁结婚，结婚前多去做些自己喜欢的事，多交一些朋友，去不同的地方旅游，视野打开了，我才能真正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女孩子对不对？我觉得我想得很清楚了，也跟我爸妈说了无数遍，可他们就是不信我，尤其是我妈，为了逼我，居然给我下跪。”

司机的话，让我想起25年咨询工作中接待过的许许多多父母和孩子，父母爱子情深，孩子却苦不堪言，因为父母会连他们的苦也一并否决掉，并盖上一个

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”之句。诗人是思念初见之人，惜明月依然，物是人非，想来恍然如梦。而香禅之画，题跋虽有孤意，画面却深情而又明朗。想着香禅，清晨踩着晨露，沿着小径走入一架紫藤下，见双燕伴飞，落花簌簌，是何其闲雅之事啊。

汪如渊(1867—1923)，字泉泉，号香禅，一作香泉，原籍永嘉(今温州)，本姓杨。黄公望从常熟来到平阳黄家，无独有偶，汪如渊是永嘉之子，成了处州龙泉汪家的嗣子。

汪如渊是一位图画老师，早年曾在江苏教学，曾任南京陆军中小学堂及江南两级师范学堂图画教员。1912年，应聘为浙江省立第十中学(今温州一中前身)、温州师范学堂教员，开始长期寓居温州。

我倒喜欢“老师”这个称呼，以前叫“先生”，不像现在都称“大师”。“老师”两字里含着仁德之心。

汪如渊筑有香叶楼，课画吟诗授徒。他的中国画教学吸收了西方绘画透视法和解剖学原理，并结

合中国传统技法，形成独特的汪氏教学法。曾编写了《图画学理法汇参》七册，可惜现已存世三册。

香禅的门生弟子可谓人才济济，有红薇老人张光、蔡笑秋和鲁文，可谓汪氏“同门三闺秀”；有百里芳马氏兄弟(孟容、公愚)；有以诗书画医拳被誉为“五绝老人”的一代奇才郑岳(曼青)；有“东瓯才子”之称的徐曼侯；有“温州人物画家泰斗”苏味朔，以画兰名闻画坛的鲁藻，还有擅画人物的沈潜、施公敏、赵璧城等等，其中张光、马氏兄弟、郑曼青成为海上书画界的名家，曾执教上海美专。山水画家林曦明是苏味朔的入室弟子，刘旦宅、谢振铎、吴绶鎬、张如元、黄德源等均师承徐曼侯。

如果把这份名单描绘一张师承图，已然是一棵繁花似锦的紫藤。汪如渊为“永嘉画派”的画风开宗立派，为同时期声势更盛的“海派”输送了大量人才，为中国花鸟画留下一笔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仅需半个月时间，半个月后，蚕豆就会老了，其鲜味就会大打折扣。正如清代诗人、散文家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里说：“新蚕豆之嫩者，以腌芥菜炒之，甚妙。随采随食方佳。”南宋杨万里更是认为蚕豆比梅子还好吃，并用“翠荚中排浅碧珠，甘欺崖蜜软欺酥”的诗句来诱人品尝蚕豆。

## 蚕豆鲜香

郭树清

蚕豆比梅子还好吃，并用“翠荚中排浅碧珠，甘欺崖蜜软欺酥”的诗句来诱人品尝蚕豆。

目前市面上蚕豆，大多来自暖棚，时令蚕豆生长时间长，比暖棚的成熟时间晚，味道更鲜美。

永久的封印：“你不懂！”

“我怎么可能不懂！”司机说，“我父母生意做得很成功，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送来上海读书，这在我们老家是很有面子的事，他们也希望我继续给他们争面子。但明明是他们锻炼了我的独立，现在却又要努力否定掉它！我现在在被搞得恐婚恐育，就算遇到再好的女孩子我也不会愿意，因为人被逼着做一件事还有什么意思？”

我顺着他的话说：“是的，你很想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生活，但你似乎也很大程度上在乎父母的感受，不愿看到他们难受，内心很冲突，所以才烦，是不是这样呢？”

“对！”司机大声回答，“我其实也很爱我父母，希望他们放心、开心、管好他们自己就行，不用为我操心。但我妈跪在我面前的那一刻，我甚至也开始怀疑自己了……难道我真的错了？”

我透过后视镜看着他紧皱的眉头，轻轻说：“你坚持自己独立的想法，不但没错，还很宝贵。父母很爱你，原本也没错，但他们错在将你看作了他们成功的一部分，觉得你不早点结婚就是他们的失败，会让他们的颜面受损。所以，他们成全了你独立能力的‘贵人’，一下又让你心烦意乱。听起来，如果不想两败俱伤，目前唯一的办法是：找到一位既懂你又愿意帮你，并且父母也尊敬的新‘贵人’，请他作为你们的‘跨文化沟通’的桥梁，先让父母固执的观念有所松动，为他们自己的成功找到新的内涵，而不是用你的婚姻来填充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”

司机歪着头想了好一阵，一拍大腿说：“有了！我妈最信我们那儿的一位长辈，我去跟她说说！”

这位新“贵人”的出现，虽出乎我的意料，但显然给眼前这位年轻人带来了希望，所以也是极好的。



闵行临沧路有“古藤园”，是旧日“紫藤棚镇”的原址。园中有一棵四百多岁的紫藤，是明嘉靖年间的诗人董宜阳手植，冠盖半街，香气氤氲不散，远望如半天紫霞。南北行人集于花下，渐渐形成乡间集镇。香禅与这棵老紫藤相比，如何？

我喜欢“香禅”二字。香，是草木气，是自然的芬芳。人也有香，极致是暗香，是凋谢后还留在世上的花气，是“香如故”。

香禅晚年嗜菊，种植许多的菊花，以供自己写生，后成百菊长卷。见过其一幅菊鸡图，山石旁简陋交错几根竹篱笆，开着白菊与粉菊，皆是墨叶，公鸡红冠白羽，单脚独立石上，没有戾气，有一种淡然的好。

香禅也画人物和山水，我无缘相见。不见也罢，观一画而知其人，足矣。

## 七夕会

只需热锅爆香葱后，倒入蚕豆翻炒。蚕豆最鲜嫩时可以不加水，不盖锅盖，全神贯注地炒，不可生不可焦。一碗碧绿生青刚出锅的蚕豆，嫩嫩的、软软的、清香微甜，便温婉地依偎在你的口中，那是满满的暮春初夏的味道，宛如青春的气息。

待蚕豆长老后，可剥开吃豆瓣，可做五香豆，还可做成兰花豆，同样是一道唇齿留香的美食。蚕豆含有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等丰富营养，可谓蔬菜中的佳肴。